

Fire

冰与火

每逢秋季，一场既壮观又危机四伏的羊群大迁徙在高加索山脉中部的素有“全世界最危险的山路”之称的阿巴诺小径（Abano Pass）上演。这里是整个高加索山脉海拔最高、路况最差的简易公路所在地，其中包含令人生畏的滚石坡、悬崖烂路以及在高山、湖泊、幽谷之间蜿蜒绵亘的险道。

Ice



为了避免沦为“陈词滥调”，Guillaume 很少提前做摄影计划，最初的旅行开始于智利，从 Patagonia 到 Atacama 沙漠，最后因为无法抵挡邻国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诱惑，于是就花了三周在这三个国家进行拍摄，这就是这次拍摄计划的开始。

“当我站在智利的土地上时，我就知道我将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了。”这一次，他想要拍摄非常与众不同的极致景色。一个人上路，加上气候多变，他不得不把行李降到最低限度，他携带了一台富士 X-T2，两个主要镜头：23mm f1.4 和 56mm f1.2，还带了一个大疆 Mavic Pro 无人机。因为这次同时要去冰山和沙漠，他必须带上夏衣和冬衣，这时候为了行李轻便就不得不做一些取舍，比如把一个稳重的三脚架换成一个小巧轻便点的。

整整三个星期，他一共拍摄了 2800 张照片。我们如今看到的照片是他从这将近 3000 张照片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筛选的过程混合了他的个人喜好和考虑到创作一个完整摄影系列，也有一些很棒的照片因为看上去像其他主题而并没有出现在其中。

“我同时看到了冰川和沙漠，草地和盐地，雨水和阳光，正是这些有意思的对比让我用冰与火在做名字，我想展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景色和色彩。”当然，对他来说，这趟旅程也是一次冰与火的历练。





智利

Guillaume 首先到了智利的 Patagonia 区域，在这里季节并不泾渭分明，一天之内你会遇见春夏秋冬，刚才还在被烈日灼烧，接着又被冰雨强风袭击。在 Torres del Paine 国家公园的 5 天徒步极为艰难，他事先把大部分行李留在附近的小旅店，只背了一个背包，但是行李还是比他想象的重了一些。在滂沱大雨中，只有树林里的一个帐篷里和一条薄薄的毯子为他遮风挡雨。即便如此，他所见到的景致给了他极大的安慰：美丽的冰川，蓝色的湖，无尽的白色的树和绿色的田野。

在 5 天徒步的最后一天，身体疲劳已经达到了一定限度，但他仍决定早早起来去看百内三塔（Las Torres）——Icy Lake 前迷人的三座山峰。但是当他启程时，突然下起雪来，“刚开始我觉得这简直是奇迹，但是接着雪越下越大，抵达山顶变得艰难，并且我想看的山峰根本就被挡在了云雾中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正是这些瞬间让过程比终点更重要！”

拍摄大多数在气候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，这给 Guillaume 造成了不少困难。“我想最困难的问题无疑是





下雨了。我曾连续在雨中步行 10 个小时，在全身湿透的状况下拍摄，还得保证相机保持干燥（我把它放在一个小塑料袋中），在雪中或雨中拍摄时，还需要很小心地清洗镜头、更换镜头等。这大概是整趟旅行中最具挑战性的事之一。”

还有一次，他想去智利一个间歇泉油田（Geyser del Tatio）看日出，所以一大早就开车去了沙漠的中心。他想挑战自己：“日出前的沙漠到底有多难行驶呢？”结果气温低于零度，水结成冰。他倒是拍到了很多日出的照片，但是即使戴着手套，他的手指仍冻得发抖，“还好当太阳上升后，气温也迅速上升，直到 20 度！”

Geyser del Tatio 是智利北部的一个天然喷泉地热谷，高出海平面约 4200 米，是全球最高的一个间歇泉聚集地。在他的镜头下，蒸汽从大地升腾而起，时而如梦幻仙境，时而如人间炼狱。除了气温变化，光线的变化也令他抓狂，“每次光线一变我就要改变相机设置。那些地方总会出现非常明亮或黑暗的云层或强风，让我永远不会在相同的相机设置下拍到第二张一模一样的照片。”

他记得最容易拍摄的地方之一是智利 Atacama 沙漠的月亮谷（Valley de la Luna），